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三冊

黃山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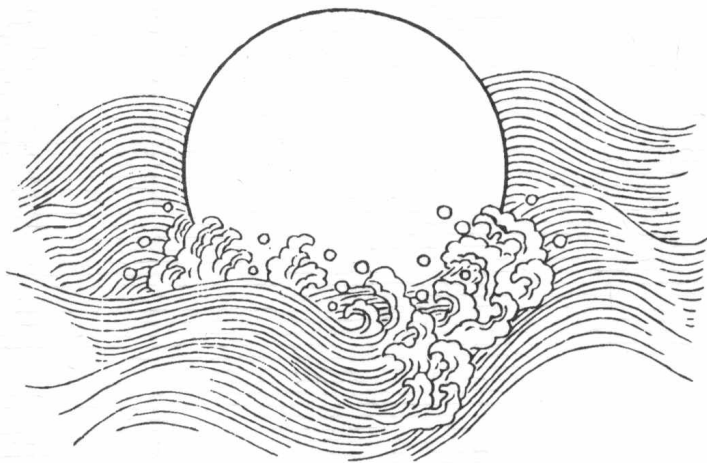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三冊

黃山書社



(明)危素撰

危學士全集十四卷

清乾隆二十三年芳樹園刻本

武學

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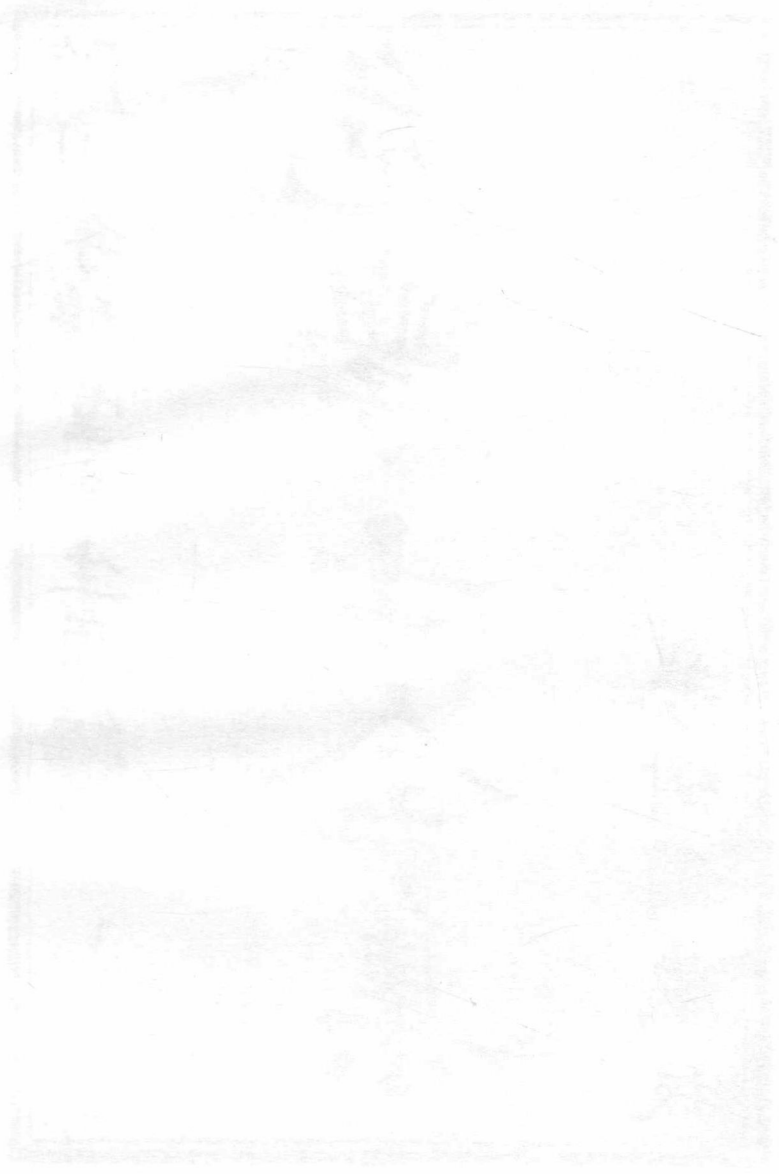
乾隆戊寅年新年鐫

臨川李穆堂先生原編

危學士全集

芳樹園藏板

中國大書局



叙

昔侯喜見稱於韓退之其武陵見推於柳子厚一以為其文甚古一以為直追西漢今其集俱無存矣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書一卷而他氏之日併其名三軼之若侯喜所著獨英華文粹僅存一二雖歐志且不及也夫以韓柳所推彰明較著若是而其集猶不免於湮沒則千百世之下

叙

其間能文之士何限而湮沒不傳者曷可勝道太朴危先生博學多藝當時頌其詩文者至比之太音元酒明初宋公濂王公禕又且入其門而尸祝之則其集固未嘗亡於海內也乃歸熙甫欲購其詩文而惜其不傳博子平矧嘆為罕見王公研田竟謂無復存者然則先生之詩文又安望其尚存于今而得稍為流布乎歲甲子制臺

黃公徵書江右首列先生文集名檄下金

難而邑侯宋公遍搜邑中渺不可得及讀穆堂初稿有目下鈔出劉原父危太朴二集之語因踵門禮請乃得鈔出嗣是先生詩文稿之見于金縢士夫家矣按江西通志載先生全集凡五十卷今所存者不逮十之一耳而予友李子相余子之梅渡廣為搜索別其真贗編為十四卷授予付梓

叙

惟于全集未為際括然亦足以傳其一斑而不致為侯喜吳武陵之續也嗟乎昔人云古文之傳于今者鮮矣藏書之家秘不以示人剽剝之家又求之不可得兩者不相為謀則是古文終無流布之日也可嘆哉
乾隆二十三年十月既望滋學嚴紋璽頓首書

明史本傳文苑

危素字太樸金谿人唐撫州刺史全諷之後少通五經遊吳澄范梈門至正元年用大臣薦授經筵檢討修宋遼金三史及注爾雅成賜金及宮人不受由國子助教遷翰林編修纂后妃等傳事逸無據素買餼餅饋宦寺叩之得實乃筆諸書卒為全史遷太常博士兵部員外郎監察御史工部侍郎轉大司農丞禮部尚書時亂將亟素每抗論得失十八年叅中書省事請專任平章定住搃西方兵毋迎帝師悞軍事用

危素士全集

本傳

一

芳樹園

師將抵燕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起為承旨如故事甫至而師入乃趨所居報恩寺入井寺僧大梓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遂止兵迫史庫往告鎮撫吳勉輦出之元實錄得無失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數訪以元興亡之故且詔撰皇陵碑文皆稱旨頃之坐失朝被劾罷居一歲復故官善宏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嘗同諸學士賜宴屢遣內官勸之酒御製詩一章以示恩寵命召以詩進素詩最後帝獨覽而喜之曰素老成有先憂之意時素已七十餘矣御史王著等論素元臣不宜列侍從詔居和州閱再歲卒先是至元間西僧嗣古妙高欲燬宋會稽諸陵夏人楊輦真珈為江南總攝悉搯徽宗以下諸陵攫取金寶哀帝后遺骨瘞之于杭之故宮築浮圖其上名曰鎮南以示厭勝又截理宗顱骨為飲器真珈敗其質皆籍于官顱頭骨亦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素在翰林時宴見備言始末帝歎息良久命北平守將購得顱骨于西僧汝納所論有司厝于高坐寺西北其明年紹興以宋穆陵圖

危素士全集

本傳

二

芳樹園

來獻遂收葬故陵實素發之云

危學士全集

本傳

三

芳樹園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

危公新墓碑銘

宋 濂

嗚呼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危公享年七十以洪武五年春正月二十三日卒于和州含山縣之寓舍其年二月十五日權厝於含山某年月日始遷葬金谿白馬鄉高橋之原其子樹深思公之功行世系不昭白於天下晝夜兢惕自為狀二萬言來謁新墓之銘濂守官少暇久未克論撰春正月蒙恩致政東歸私念公相知特深在前朝時欲引

危學士全集

墓誌

芳樹園

薦入史館及今待罪禁林實與公為同僚相得甚驩于是評騭羣行而勒文於碑其文曰公諱素字太樸姓危氏危本姬姓周武王庶子棊生而手中有文曰危因賜姓危氏封於新其後居光州晉永嘉中建州刺史京遷建昌之南城唐黃巢之亂全諷與其弟百倡赤手起兵擒巢黨柳彥章於象牙潭擢撫州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封南庭郡王南庭之後復遷撫之金谿白馬鄉譜圖亡竟逸其名南庭十五世孫宋景定三年進士通直郎和臨安府仁和縣

事元累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
護軍追封汝南郡公炎震公之曾大父也累贈資善
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臨川郡
公龍友公之大父也累贈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豫國公永吉公之父也曾
祖妣王氏彭氏劉氏皆封郡夫人郡之名如其夫
母劉氏黃氏並封豫國夫人公自至正元年用大臣
交薦入經筵為檢討公年已四十一矣五年改承事
即國子助教七年除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

老學士全集

墓志

二

芳樹園

史院編修官未上轉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
階文林郎明年復入翰林為應舉十一年遷儒林郎
太常博士十三年轉奉訓大夫國子監丞擢兵部員
外郎十五年陞奉議大夫禮部郎中拜朝散大夫監
祭御史遷工部侍郎明年轉朝請大夫司農丞又明
年陞中奉大夫大司農少卿復入禮部為尚書十八
年叅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官次年進通奉大夫御史
臺治書侍御史二十年拜通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
同知經筵事提調四方獻言詳定使司後四年階陞

資政大夫俄除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
僉國史字經帖木兒入相出為嶺北等處行中書省
左丞明年去官居房山二十八年閏七月元順帝北
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承制復起為翰林學士承
旨上章控辭已而元亡迨入國朝召至南京洪武三
年授以今官兼宏文館學士是年冬監察御史王著
等劾公元臣不宜用公坐免詔出居和州閱再歲而
卒公生四歲其大父即使公讀書大父本黃氏子來
繼於危知公能亢危氏宗督厲之尤切年十五即通

老學士全集

墓志

三

芳樹園

五經大旨據坐為人師與同郡葛君將魯君堅黃君
惲葛君元哲更相儆策窮日夜不休復徒步走臨川
吳文正公澄清江范文白公棹之門質而正之二公
皆折行輩與之為禮吳公至恨相見之晚凡所著書
多與公叅訂之虞文靖公集孫先生轍名德俱尊其
遇之一如吳公由是公之名震動江右間出遊金陵
或以其文示南臺中丞張文穆公起岩張公以狀元
為顯官少所稱許獨推服公曰危君為狀元庶幾相
當老夫有愧色矣張公入朝遂扶公以行連官貴人

慕公聲華爭欲出其門下更相論薦唯恐失之公之
檢討經筵也經筵一月進講者三講文皆屬公手公
嘗歎繹民惟邦本之言以進典領臣惡其峭直難之
公曰經筵之職所以格君心反不以民之疾苦告耶
縱加罪口在操觚者素請當之卒以進講順帝大悅
詔賜經筵官酒公不飲復賜馬漣一草囊金織文幣
各一端皆有副已而有詔下中書發錢粟十萬賑河
南永平民萬口咸曰活我者經筵官也公復移書執
政請修宋遼金三史乘傳行宋兩都訪摭闕遺書成

危學士全集

墓志

四

芳樹園

公之力居多順帝知公學問淵深特命註爾雅較君
臣政要公悉心而為之不數月而成及進賜金若干
公辭曰臣職也何勞而受賜不敢奉詔尋有官人之
賜公復辭曰臣有精糠之妻在大江之南無所用之
亦不受其助教成均也六館生擇所疑羣構難公
片言折之悅而去分監上京輟餐錢建監門葺齋舍
勅開國以來分教師之名于石尚書王某致政居蔚
州構暖泉書院請額于朝他監官以地無先賢故事
不從公聽其立師以訓士于順帝以公善筆劄詔書

釋氏書公辭曰臣官曹監以教化民彞為職外教之
典不宜書無已遷他官乃可耳遂止其授經官學也
受業生皆貴戚大臣子橫肆不率度公創教條置帳
歷日書其勤惰月會而賞罰之皆畏服不敢犯其後
應奉翰林也會修后妃功臣傳事多亡遺無據公買
錫餅饋宦寺咸里歷、叩之復叅覆得實乃始筆之
卒為全史其在太常也請親祀南郊築北郊以斥合
祭之非謹謚法嚴祀典以祛妄謬時翰林承旨張公
翥為博士禮文有闕者同補正之人稱為雙壁其為

危學士全集

墓志

五

芳樹園

國子監丞也捐東脩銀小學書及夏小正經傳考於
梓以惠學者其居兵部也奉詔墾田於雄霸二州相
地受畧雜除荆棘闢田數千萬畝使民有道民德之
其陞禮部與許文正公衡之孫克學俱贊皇太子受
玉册故事皇太子謁廟用牲醴百官以朝服賀於東
宮公謂克學曰倘有違禮人惟責吾二人盍正之遂
徹牲醴而以便服賀其擢御史也知無不言御史觀
音保等四人以諫死英宗朝公請錄其後官之四川
行省平章政事囊加歹天歷初舉兵欲翊戴明宗臨

帖木兒伯顏等搆殺之公力為雪其冤容城民魏敦
益買田千畝後見鬻田者二十家不能自生以田券
還之公請旌其門以敦廉讓其在工部也順帝欲以
蒙古書譯釋氏三藏經下部刊行公以無益諫罷之
執政居第與燒飯橋近有司希其意欲鑿石易橋公
諍止之降香祀岳瀆故用金十兩為香函吏利金以
銅雜之或造銅函易金公廉其狀皆執論誅之淮南
兵亂公奉旨廉問其故會淮揚京口歲饑民欲相食
公便宜諭守臣發楮幣數萬定賑之所全活者甚衆

危學士全集

墓誌

六

芳樹園

上淮西宣慰使余闕捍賊功狀請陞其官秩復請立
宋徐節孝書院於淮南其官大司農也分治京南保
定之境幾無曠土時海輸不至軍國多仰焉新城民
田氏聽後妻譏殺其子公憤之職既不可活乃為文
祭其子氏愧悔後妻逃去人携手相戒不用婦言其
長禮部也時亂將亟公憂之每陳得失無隱丞相賀
惟一曰公向寡言今又何多也公曰時危思重情何
能默吾不敢畏丞相但畏後世史官耳其叅議中書
也論天下事以擇將帥舉賢才為本請專任甘肅行

省平章定住總西方兵勿遣其迎帝師悞軍事用樞
密副使魯頹不花為中書叅政經畧江南以也先帖
木兒黃常為禮部尚書頹歷安南立兵農宣撫使司
以安畿內任賢守令以撫流竄之民順帝欲以公兼

兵農宣撫使公以踈遠辭且諫曰今日之事宜即薪
嘗膽以圖中興可也公言雖愈加切時不能盡用舊
制銓曹有行止科吏主之日具內外官十名上中書
中書藉以遷擢其後吏怠不為意仕者淹滯有符選
十餘年者公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

危學士全集

墓誌

七

芳樹園

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仲高原富民劉強通其子
婦婦訐官達刑部吏受賂欲變其獄以俟赦公以事
關倫理趣如法論之其轉侍御史也亂兵殺易州達
魯花赤公請假守令以制兵之權會中書左丞成遵
而下以賊得罪獨賀丞相翰樂平章與公不與皇太
子書澄清忠義清白傳家八字以褒賜之其叅知政
事也刑部尚書朵列圖兼興和路總管與守將有隙
守將誣其欲私發官罔根廷議杖踰百免其官公驗
無發封狀釋不問都事倪晦與劉哈刺不花同官丞

相太不花慕府數以公事忿爭劉怒欲中晦陰結監
察御史劉君楚俾擠之會晦至燕都囊故人所寄買
馬白金君楚攜其囊得金下晦獄令自伏為贓狀上
中書公疑孟為白出之馬德守德州俘所獲南軍千
戶楊甲至都將斬之公召問狀乃淮安世襲千戶戰
敗陷濟南羣盜中陳柔俾詣德軍饋物德械送之非
賊也公曰宰相釋之楊感泣曰叅政生我枯骨中惠
大無以報然叅政長者為公法釋我、不收私謝期
以忠義報可也卒與逆臣李羅帖木兒戰死之大醫

危學士全集

墓誌

八

芳樹園

院經歷徐某藏盜賊盜敗徐就鞠案已具要官庀徐
屬公從末減公竟不許嶺北行省叅政董復初素有
廉名同省臣飛書言其在、海宣慰司時取宮中米
千石公疑其事遣使覈覆之果得其誣李羅帖木兒
廓擴帖木爾俱以平章總兵河南漸生釁端公謂御
史大夫普化曰養虎者欲其不相搏噬則別其牢今
欲二人無鬪莫若加其職而分地處之用李羅帖木
兒為丞相治四川以廓擴帖木爾為丞相治河南各
責其成功可也大夫曷不為上言之普化如公言順

帝及皇太子咸以為然會丞相搆思監喪妻不出步
中寢初江南經畧使普顏不花李國恩請封徽國米
文公為齊國公以龜山楊公豫章羅公延平李公西
山真公九峯蔡公從祀於孔子廟廷公為御史時亦
請封謚劉蕡事中書皆寢不報至是公皆舉行復為
文以少牢躬祭墳墓禮部員外郎姜碩使偽漢陳友
諒不屈而死公為奏官其子京畿歎國用不足公奉
旨以錢幣誥勅募民入粟公以義諭民間者感動荷
負來輸者填道至有不願給直者上都公殿人順帝

危學士全集

墓誌

九

芳樹園

勅重建太安虞思二閣公上書諫曰苟以二閣為祖
宗所建四海九州獨非祖宗故物乎會皇太子大臣
亦以為言遂罷其役其承旨翰林也翰林修史有司
日奉餐錢方為之否則斂手而坐公謂同列曰吾等
以史為職且祿已厚矣奚俟餐錢而後為耶因次第
修之其以左丞居嶺北也和寧為太祖肇基之地而
無圖志可徵公請於朝作和寧志先是夏侯尚元嘗
伏闕上疏言鄭王某之寃公高其義補其子為宣使
時也速達兒為平章挾私憾殺右丞荅里麻巴公曰

是尚可以仕耶不去禍且及即上章辨麻里巴無罪
辭官去居房山卧不起將相重臣皆以書請不聽及
相史列門來問計公曰撫軍院候國至斯不可救矣
亟請河南王廓擴帖木爾總兵以衛畿甸而固守之
當時事勢已不可為及再任翰林僅一日而大兵入
燕公曰國家遇我至矣國亡吾敢不死趨所居報恩
寺脫帽并傍俯身將就死寺僧大梓與番陽徐彥禮
大呼曰公母死公母死公不祿食四年矣非君位比
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力挽起之已

危學士全集

墓誌

十一

芳樹園

而兵入府藏垂及史庫公言於鎮撫吳勉輦而出之
由是累朝實錄無遺闕者公之力也其入 國朝也
皇上嘗訪以元興亡之故甚見禮重俾之侍講禁林
宋穆陵顛骨為楊鞏真珈所發後入宣政院西番僧
相傳投為祭器公言於上索取瘞之聚寶山時公春
秋已高雅志亦不復仕矣公厚重深中有容寡言笑
聞人詆毀如不知與人交有禮雖貴顯恒若貧賤時
平生好薦賢先後所引若翰林學士劉君獻侍制黃
君暉等七十餘人至通顯者甚眾累持文衡考試多

士人服其公樂善好義若有督之者九事有關於名
教可以厲風俗者必為之乃已居官清慎節儉遇凶
歲輒疏食不御酒食倉吏進祿未贏七斗時斗可易
白金五兩公命歸之官奉勅書徽政院使禿滿達兒
神道碑其從子以白金五十兩為壽公却之曰國體
當爾居中書允請文來謝者皆不受故人妻子不能
衣食者厚賜而生之櫛嘗請仕公曰賢才未進吾敢
私爾乎能以德報怨叅政燕人杜翺以公南士欲構
公眾翔死金陵公為文祭之公博學善文詞至正中

危學士全集

墓誌

十一

芳樹園

獨以文鳴天下九朝廷制作皆自公出四方欲顯白
先德者皆造公門尤精於書得片楮隻字者寶秘以
為榮有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卷宋史稿五十卷元史
稿若干篇藏於家公娶舒氏先三十年卒再娶趙氏
俱封楚國夫人子男子二人於中至正二十年進士
第累官承直郎大都路同知薊州事今為安慶府儒
學教授游登仕郎大都路儒學提舉亦前年卒女六
人一造同邑曾先堅之子也餘皆天孫二人長太平
天次德童公未仕時館授貴溪張氏張思伐杏樹以

關家塾有鬼夜叩寢門曰吾杏之精也主將伐願參
政生之公即造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壺為謝公辭
及公為泰政嘗以滿溢為愆後陞左丞遂快不樂
云嗚呼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也久矣或授之才而
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此奇才偉德之士
常困而不施而生民所以鮮蒙其休澤也惟公以淵
深之學精純之文嘗都顯要之地位海內仰之如祥
雲景星亦可謂有得於天矣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
以死豈不可哀乎雖然觀其所自著者因足以不朽
矣銘曰

先學士全集

墓誌

十二

芳樹園

二氣孕精至文廼生疑為川嶽煥為日星天地之文
因象以示默象無言非人莫著往古百代作者孔多
迄今有聞其能幾何元興朔方氣淳而龐俊烈宏謨
震盪萬邦積盛而彰實在君子垂八十年其積甚偉
卓茲危公起大江西奧學醇辭孰能與齊在至正初
交薦而陞敷繹聖經以牖帝明中原荐饑黎首告病
公踞而言民為國命同列畏聞吐舌改容當宁寢嗟
曰誰汝功往師成均駿替有相化其荒隘趨厥禮讓

貝葉之文有詔伴書非職所宜正色控辭或服冠
或為宗伯或居中臺或恭廟畫孰究勿雪孰善勿廢
孰蠹孰莠弗除弗禱白之擢之予之錫之別之強之
挾而植之彼何不思多言是此言 曰匪其然吾畏後
世南風泱泱耆老淪亡屹如正山以鎮四方疆土日
蹙孰不震動謂尚有公恃以無恐權奸肆威盜秉國
鈞畏公有言出為藩臣政亂無章倚勢相戮公駭而
吁吾胡可祿微服有趨房山是君庶士遑遑如涉矢
梓 天兵北征驅雷走靈有耳莫掩燕社已傾公曰

先學士全集

墓誌

十三

芳樹園

國亡吾曷不死公恐不死以存國史大明方隆多士
景從有詔任公侍講禁中昔豈不仕弗獲行道時之
可為公則既老維古賢士立德樹勳苟有弗施著之
斯文公文之純太音元酒道則在茲爵祿何有孰高
為山孰深為淵文之有傳終古昭宣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宋 濂

古之人教子多發為聲詩何哉蓋詩緣性情優柔詠而人人也最深韓昌黎之子符讀書城南嘗作詩送之曲盡其意至今讀者猶歎然興起豈曰小補之哉雲林先生危公冢子某字於懔自檢討奉常遷佐蘇州先生時辭嶺北行省左丞獨居房山聞於懔將之官賦四言詩一章勉之嗚呼先生之詩固無愧於昌黎而符能讀父書策名南宮今於懔以明經擢進士第君子亦竊謂似之或言古今人不相及者其果可信歟雖然先生所作於修己治人之道反覆倫至是有闡名教甚大不特可施於訓子而已其視誘之利祿而以惜君諸為念者又為何如哉知言之士必能辨之

危學士全集

卷

一

芳樹園

先正贈言

序

送危太樸序

虞 集

臨川危太樸釋言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為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况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以為鄉之人多矣列千里之封以為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土以為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以一鄉以一國以天下名其何以知之乎即子曰有百人之入有千人之入有萬人之入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以天下之士一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勵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而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為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

危學士全集

序

一

芳樹園